

1

感恩的心， 感谢命运

每个人的成长都是由多种因素综合促成的，犹如树的成长，离不开大地、雨露，甚至风霜。人的一生，无法选择家庭、出身，也无法预测会遭遇什么，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心怀感恩吧。看坐在轮椅上的晓沅，经历了“5·12”大地震的佳明，出生偏僻山村的巧琴，以及父母、哥哥先后去世的石富，他们如何对待遭遇的这一切，心怀感恩走进清华！



●
轮椅上的风景

▲
矣晓沅

清华大学 /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/

2012 年入学 /

都说十二年是一个轮回，这十二年的时光，因为坐在轮椅上，我看到了许多不一样的景致——自己、他人、社会，无论是温暖的还是伤心的。



矣晓沅

大学：清华大学

专业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

入学年：2012 年

高中学校：玉溪一中

云南省高考第 16 名，玉溪市第 2 名

高中主要经历及荣誉：

玉溪一中 2011 明思杯辩论赛冠军

玉溪一中校级优秀共青团员

玉溪市市级优秀共青团员

大学主要经历及荣誉：

2013 年 清华大学暑期英语夏令营英语演讲比赛冠军

2013 年 清华大学暑期实践计算机系团队银奖

2013 年 清华大学暑期实践校级个人金奖，清华大学计算机系“中国梦”演讲比赛冠军

2014 年 清华大学“清锋明辩”校辩论赛亚军，北京大学“北大之锋”全明星赛最佳思辨奖

2014 年 清华大学计算机系优秀实践人物

2014 年 清华大学校设学习进步奖、文艺优秀奖、学业进步奖

2014 年 “助学·铸梦·铸人”主题征文全国二等奖

2014 年 清华大学“十大年度人物”称号

童年的禁忌食谱

我的童年有一份禁忌食谱：所有水里的动物均不能吃，鱼虾蟹甚至包括会游泳的鸭子以及鳙鱼泥鳅。民间传说牛肉只能吃黄牛肉，不能吃水牛肉。鸡肉只能吃公鸡肉，不能吃母鸡肉。所有冰冷的食物，如雪糕、冰激凌、冰镇饮料等均在禁忌之列。

六岁时，我患上了类风湿性关节炎。这是一种侵蚀破坏人体各个关节的疾病，至今没有有效的治愈方法，在医学界被称为“不死的癌症”。

患病之后，父母四处奔波，为我求医问药。从西药到中药，从五十度的药酒到某某“半仙”的灵丹，我都一一尝试过。每顿饭后，五颜六色的药就像餐后甜点一样接连下肚（只不过，比甜点难吃多了）。根据民间中医说法，禁忌食谱里的食物被认为会加重我的病情，只能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与我无缘。

小时候，爷爷问及我的梦想。我回答：“我的梦想就是有一天治好病，然后买一房子的鸭鱼虾蟹，顿顿吃，天天吃！”

记得一次家里人吃烤鸭，那时我已经三年未吃过鸭子，于是撒泼大闹。父亲无奈，只能板着脸塞给我一只鸭腿。就如同别的小孩儿从父母那儿“骗”来了喜欢的高档玩具一样，我举着一只鸭腿高兴得活蹦乱跳。“原来鸭腿这么大！”当时我心想。但是，吃完鸭腿的当天晚上，不知是偶然还是必然，我高烧不止，全身刺痛，哭叫了一整晚。自此之后，再也不敢提及鸭腿。

但偶尔还是会嘴馋。家里煎鱼时，我呆呆看着盘中金黄的鱼直流口水。这时爷爷就悄悄掰下一小片被炸得焦糊且没有任何肉的鱼尾巴给我，我把鱼尾放到嘴里含着，舍不得嚼，更舍不得咽。

这就是我告别正常人生活的开始，这份禁忌食谱就这样一直伴随着我。

奇迹后的伤痛

患病之后，我关节的活动渐渐变得困难，难以下蹲，跑不快，跳不高，走上一段路后就会腿脚酸痛。但直到小学四年级，除了不能上体育课外，我与他人无异。

十一岁时，我得了水痘。这本是无关痛痒的小病，但因为类风湿破坏了我的免疫系统，加上常年使用激素治疗，我的身体极其脆弱，水痘很快就侵占了我的身体。我的皮肤、食道，甚至肺上都长满了水痘，同时也诱发了一系列的并发症。

在长达三个月的时间里，我一直在重症监护室里接受抢救治疗。

我长时间处于昏迷状态，偶尔意识稍微清醒，能察觉到有很多人在身边走动，但影影绰绰看不真切；能感觉到医生在向我的手上和脚上扎针，但却不觉得痛。其间医生两次下了病危通知书，暗示着我的生命岌岌可危。

在这样的绝望中，奇迹却悄然降临。我渐渐好转，最终挺过了这次生死的考验。命运或许总是爱开玩笑，买一份奇迹附送一份失望——由于这次疾病对身体的冲击，我双侧股骨头严重坏死，再也无法站起来。从此，我坐上了轮椅。

十一岁的我太年轻，年轻到无法感受伤痛。轮椅对那时的我没有特别的意义，甚至还会让我觉得有些新奇。父母商议后，决定让我继续上学，我也愿意继续同学校里的小伙伴一起学习一起玩耍。于是，每天母亲都骑车载我到学校，到校后再背我到五楼的教室。一天三趟，日复一日，风雨无阻。

身体的自由被剥夺，至今我无法回答这于我而言是好是坏。因为无法自由行动，所以我没办法像其他小伙伴一样四处玩耍。我被禁锢在轮椅中的小小人生便全部倾注在学校里——与同学的相处和学习。正因如此，尽管无法行走，但我与班里的同学相处融洽，也受到同学与老师的关怀和帮助。

► 已经圆梦的矣晓沅及其母亲在新清华学堂



我以全班第一的成绩进入初中，并在初中成绩名列年级前三。似乎我成功地创造了一个奇迹，然而这个奇迹却背负着无奈的伤痛。

其实人生最令人悲伤的不是痛苦，而是分明被痛苦包围，却一直做一个幸福的梦，而这个梦忽然破灭了。

某一天，父母推着轮椅上的我去公园，忽然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指着我大声说：“妈妈，那个哥哥怎么坐在轮椅上？”男孩儿的母亲看到了轮椅上的我，低声对男孩说：“嘘！别看！”说罢便慌忙拉着男孩走开了。

忽然间，我回想起了多年前的一件事。那时我四五岁的样子，还能正常行走。与家人一起逛商业街时，我看到坐在地上的一位没有双腿的残疾人在乞讨。我指着那位乞者说：“妈妈，你看，那个人没有腿！”妈妈低声对我说：“嘘，别看！”然后拉着我走开了。

相似的情景，一样的话语。猛然回过神的我，发现了自己一直忽视的现象——我周围的人都在看我。从大人到小孩儿，周围的人都会向我投来异样的目光，或是好奇，或是同情，或是关切，然后所有这些异样目光都在提醒着我一个不争的事实——“你是残疾人，你和别人不一样。”脑海中再次浮现起多年前在商业街见到的那个残疾乞者，我的眼泪忽然流了下来。

自此之后，除了学校之外，我总是把自己关在家里，拒绝去任何公共场合，拒绝见任何陌生人。周末偶尔到小区的花园里透透气，也总是躲在没人的角落，远远看见有陌生人走近时，就急忙让母亲把我推回家里。我关上了自己的心，以逃避这令人伤痛的现实。

那几年，我的病情没有得到控制，身体的各个关节还在被侵蚀，除了股骨头外，我的膝关节和肘关节都已经很难活动。初一结束后，父母接受了医生的建议，让我休学，全天接受治疗与康复训练。

追赶人生列车

我开始了长达两年的休学。

学校是失去身体自由的我唯一的寄托，然而这份小小的寄托也被夺走了。每天治疗结束后，我总是无所事事地发呆。学校里的同学偶尔会来探望我，为我带来最新的课本和辅导书。愉快的聊天始终是短暂的，同学走后，留给我巨大的空虚，那些崭新的课本资料我也从未翻开过。

之后我开始沉迷网络游戏，把自我的价值寄托在打怪升级上。这一年里，家里充满焦躁的气氛。顶着巨大的工作压力和经济负担，一边工作一边带我治疗的父母，看到治疗没有明显效果以及整天无所事事的我，常常无奈地叹息。

转眼休学进入第二年。原来班里的同学在时隔许久之后再次来探望我，但这次相聚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快乐。交谈中，他们的话语里提及我不认识的老师、我从未听说过的数学公式，他们相互会心的一笑也让我觉得莫名其妙。

这次短暂的相聚让我意识到一个更伤心的事实——我被“抛下”了。人生是一辆列车，我们都在这趟列车上。有的人眺望远方，有的人专注前路，但所有人都在同一列车上，共同前行。然而我却在中途下车了，看着飞速远去的列车，我只是呆呆地在原地伫立，任由时间凝固。

我的脑海中显现出这样一幅图景——列车飞快地行驶，在我目力所及之处，穿过山洞，越过群山，载着曾经与我一同欢笑一同奋斗的同学朋友，消失在了远方。那群山之后是什么？是无垠的草原，是无际的田野，还是蔚蓝的大海？

我知道，我也想要，去看那远方风景。

之后的一年，我拿起了落满灰尘的高中课本，同时开始阅读各类文学作品。从四大名著、唐诗宋词、三言二拍到鲁迅、老舍，读完了《呐喊》《彷徨》《故事新编》，就去啃晦涩的《华盖集》《准风月谈》。从川端康成到村上春树，从史蒂芬·金到多丽丝·莱辛……短短一年里，我阅读了两百多本各类文学作品，沉浸在书的海洋中，同时也执笔写下自己的心境与故事。

休学的第二年也转瞬即逝。我曾想，或许我第二年的努力也无法改变我的自身与我的未来，或许人生的道路无法选择，但在这条道路上，是原地徘徊还是大步前行，却是属于自己的抉择。在休学第二年的治疗仍然无效，疾病已经侵蚀到我的手指关节的情况下，我向父母提出复学的请求。

之后我回到了原来的学校，进入了新的班级，从初二开始学习。看着原来的同班同学升入高中，离开了初中校园，我心想：“我也要，继续前行，追赶人生的列车，去看那远方风景。”

我本已凝固的时间开始流动。

青春的奋斗拼图

初中和高中，我比休学之前更努力地去学习，成绩也一直名列年级前茅。同学与老师也对我关照有加，一起讨论一起做题一起在操场上看大家的接力赛。初中结束后，我顺利考上了当地重点中学玉溪一中。

或许青春的图画是由奋斗拼接而成的，然而这份奋斗却并不容易。

我的病情一直没能得到控制，关节不断被破坏，体质越来越差。因为体质较弱，身体容易劳累，但我每天仍然顶着疲惫学习到晚上12点，学习之后虽然很累但还要进行身体的锻炼，尽可能减缓身体状况的恶化。

由于身体不便，只能走读，加上高中课业压力大，时常需要争分夺秒地往返于学校和家中。因为上厕所不方便，我在学校基本只能忍着口渴控制喝水的量。夏天炎热体内水分蒸发快，一个上午可以喝一小杯；冬天南方潮湿水分蒸发慢，就基本不能喝水。因为手指关节变形，长时间写字手指会痛，写出的字也难登大雅之堂，作文往往因此被扣分。



► 矣晓沅于图书馆

每到阴雨寒冷的天气，我全身的关节都会疼痛，手指无法活动，难以翻书握笔。某个冬日微雨的早晨，我早早起来写作业，但是手指却疼痛麻木得不听使唤，怎么也无法拿起书桌上的三角板，同时手中握着的笔也滑

落到地上。当时我的病情已经发展到肘关节无法伸直，弯腰也很困难的地步，对于坐在椅子上的我，掉落在地上的笔仿佛十亿光年那么遥远。我忽然感到一阵巨大的愤怒，挥手把书桌上的书全都扫落在地上。母亲见状，走过来默默帮我捡起了散落在地上的物品，然后提出先帮我背英语单词。我在母亲的陪伴下背诵着英语单词。

乌云渐渐散开，冬日的朝阳慢慢升起，渐渐暖和了一些后，医学院毕业、担任卫生学校老师的母亲又带着我做了一些简单的肢体运动，我的手指才慢慢恢复活动。

冬日暖暖的阳光洒进屋内，轻轻落在母亲身上，照出的是一张疲惫沧桑的脸庞。我需要面对的，仅仅是学习的压力和身体的病痛。而在此之外，工作的压力、求医问药的艰辛、巨大的经济负担、对我未来的担忧……这些烦恼都由我的父母替我承受了。在种种压力下，父母依然支持我继续学业，并不断为我加油打气。都说“我的未来不是梦”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高中的我已经意识到，或许我的未来只是一个梦，一个缥缈虚幻的梦。面对无法行走的身体，不断发展的病情，当时的我真不知道未来究竟怎样。

有人问我：为何在这样的境况下，还能如此努力地学习？其中很大的一个原因，在于我的父母。我觉得，我没有放弃自己的权利，是因为我的父母没有放弃我。每每看到操劳的父母，我都感到心痛：将来要如何报答他们？我不知道。但是我觉得我唯一能做的，以及迫切想做的，是不断努力。

即使有着这样的身体，也希望父母向他人说出我的名字，说出我是他们的儿子时，能满怀自豪。

高中的三年，我担任班级学习委员和语文课代表，每个学期我都会整理相关的学习资料并送给班里的同学，我希望尽我最大的努力，为他人付出。这样拼搏的高中三年，很快就结束了。期间我参加学校辩论赛，并且获得了团体一等奖；在参加全国物理奥赛的时候，我获得了省二等奖；并多次获得各级优秀团员，优秀学生称号。

2012年的高考，我取得了云南省第十六名的成绩。欣喜之余，全家人更多的是担忧：会不会有高校愿意录取我这样一名残疾人？

在父母四处奔波，托人联系各高校在云南的招生老师时，清华招生组的老师主动联系了我。

“清华绝不会放弃任何一名成绩上线的优秀学生！”——那是我听过的最暖心的话语之一。

清华园日记

2012年盛夏，我收到了清华的录取通知书，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。

但是，我全身从颈椎、肩、腰到膝肘腕和手指等大小数十个关节都被破坏殆尽，转头、弯腰、抬手等简单的动作都十分困难。为了支持完全没有自理能力的我继续学业，母亲放弃了她的工作，陪我来到清华园，全程照顾我的生活起居。我的父亲则留在了家乡，照顾八十高龄的奶奶和还在上小学的妹妹。

初来乍到，清华园中的生活也充满着艰辛。犹记得刚入学的时候，我因为关节变形，手掌无法掌心向下平放，打字时只能手掌与键盘呈 45° 角，用两只手的无名指敲击键盘。我每天花三个小时专门练习打字，连续三周之后，我已经能用这两个手指盲打。由于轮椅走得很慢，在偌大的校园里，每天我都得比其他同学早起出发，以便能及时赶到教室上课。每到冬天下雪时，我的轮椅会陷在雪里无法移动，母亲就一点点慢慢推着我到教室。